

◎云淡风轻



门里门外皆风景

门是脸,一栋楼一个院落或一幢建筑的脸,大至城门宫门,小至巷门宅门,大有大的巍峨,小有小的精巧。中国的门文化厚重精深,各有讲究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扇门,在福建永安吉山村的萃园书院,不足米高,即便上了锁,轻松一跨便可进入。

这书院是清代顺治年间当地一位刘姓先生所建,曾培育出诸多进士举人。可是,设这个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门有何用意?导游一语道破:“门嘛,锁的是君子,锁不住小人。书院乃清静之地,有这样一扇看似低矮,实则高贵的门,足矣。”

诚哉斯言。一扇门,仅看其外不重其里,定会被表象蒙蔽。关于门的很多故事不在于门本身,而在于门里或门外的那方天地。

时下,你若去找一个人,见其大门紧锁,会怎么做?敲门推窗,还是不假思索地把门铃一遍遍摁响?抑或急切地找寻wifi发微信,打电话?

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”童心未泯的汪曾祺这样叮嘱他的新旧朋友。于是,汪老爷子家的门外风景,显得特别的温馨,显得特别的烂漫,如雨后阳光,如清风缕缕。这和千百年前的宋代诗人叶绍翁去游园,遇到“小扣柴扉久不开”的那份心境不谋而合:你不在,那又何妨,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

门户有学问,里外皆风景。教育家、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因为来客应接不暇,不胜其烦,就以其一以贯之的幽默风格,写字条贴在门上:“启功冬眠,谢绝参观。敲门推户,罚一元钱。”不承想,字条才贴出不久,就被人顺手牵羊拿去收藏了,令人莞尔。

有道风景,流传千古,其聚焦定格的点便在“门外”,名叫“程门立雪”。说的是,北宋时期的杨时和游酢“一日见颐,颐偶瞑坐,时与游酢侍立不去,颐既觉,则门外雪深一尺矣”。杨时,字中立,著名的理学大家,有“闽学鼻祖”的雅誉,福建将乐人。他一生勤奋好学,精研理学,尊师

重道,为官清廉。杨时41岁那年,与游酢到嵩阳书院拜见程颐,正遇上老先生闭目养神休息。为了不打扰先生,两人毕恭毕敬,默然侍立门外。时值冬日,雪花纷飞,待先生醒来,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深。

我的老家就在闽北将乐的龟山路,这里便是名副其实的杨时先生的故里。“程门立雪”这个故事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,是件很自然的事。深受“程门立雪”影响,当地人都十分重视教育,尊重师长。如若先生在九泉之下有知,定会为当年立雪程门,挨冷受冻,感到欣慰,感到值得。

文/李宣华

◎人在旅途

换座那些事

我的旅行生涯中,换座遇到很多次,还好都是相互宽容,和平相处,尖酸刻薄的人毕竟是少数。

某次我们一家三口去北京,托人买了三张票,全是下铺,两个靠窗一个靠门。先生特地选了靠门的那个。不久他上铺的旅客也到了,是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中年女人,从她时尚的打扮、精致的妆容来看,生活中应该挺讲究。她一件件取出包里的精华、水乳之类,瓶瓶罐罐铺满一桌子。先生犹豫半天和她商量交换铺位,他睡上铺,因为先生的呼噜声有些扰民。下铺比上铺价格高,自己吃亏是替她考虑。可是女人一口回绝,说她就喜欢上铺。好吧,不换咱也不能强求,心里暗想夜里可别被吵得出怪招。

女人洗漱完,一个个打开那些水乳,仔细地按摩着脸,这种短途也认真保养的人,生活中应该很讲究品位,对睡眠质量的要求同理也会很高。我很粗糙地进入了梦乡。清晨醒来,看到女人一脸疲倦坐在过道折叠凳上,看我们的眼神充满幽怨。我心里一百个抱歉,真是感谢她没出什么幺蛾子。

去年一人坐高铁去西安,我的座位在中间。等我找到座时,整个一排座位被反转了180度,与后面那排面对面。四个男人靠窗用行李箱当临时桌,甩起了扑克,看他们西装革履、文质彬彬,素质不算差。他们抬起脸微笑着,好像我是老熟人:“换个座啊,这几个小时坐着实在太寂寞,打发下时间!”如此的不见外,我竟然找不到拒绝的理由,乖乖换位就座。

我对面是一位年轻男士,呼吸都能喷到脸上,感觉他明显胃火大,那味道让我不舒服。座位的距离严重低于陌生人之间的安全距离,两人的腿都能撞一块了,无处可躲。我要是不干点啥,和他就是大眼瞪小眼的尴

尬,只好面朝过道侧身,翻看手机,忙于“审阅各类奏折”。生活中习惯了各种“忍”,我总能让自己适应的方式。

最搞笑的一次换座,让我见识了一场劲爆大戏。那次从海南坐高铁去美兰,文昌站上来一对男女。看那一脸沟壑,男人应该五十多岁,女人的成熟退不回去,约三十左右。他们俩座位差了几个车厢,其中一个座位在我前排。他们和中间那位小伙子商量换座,小伙子嫌远不肯换,然后女人一屁股坐到了男人的大腿上,不顾左右眼珠子都要掉出来的惊讶,自顾秀起了恩爱。后面的对话让我脸红,男人回答女人的提问,说他是老师,儿子23岁了,让女人考研找他。这关系看不懂,看这恩爱的架势以为是亲密无间,然而对话的内容却让人猜想刚刚认识,且互相隐瞒真相。女人的年龄一看就不是大学生,男人这猥琐样也不像啥正经教授。只是我们这节车厢的旅客都很厚道,否则拍个视频上传,他俩成为网红毫无悬念。

人在旅途的时间毕竟短暂,与人生的长河相比短到可以忽略不计。那么我们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多欣赏窗外的美景,有缘时就多聊几句,不喜欢就闭上眼,因为陌生人以后再相见的几率几乎为零。相遇是缘,我们一晃就老了。

文/陈鸣

◎往日情怀



那一刻月明风清

同学很多,我只喜欢参加高中同学聚会,无他,轻松愉悦而已。

我和高中同学每年都要聚会,一年次数也不多,三五次吧。不是全班集合到齐的那种,全班也到不齐了。人数也不多,十几个,七八个,有多少算多少,胡吃海侃一番,心情就舒畅了。

第一次高中同学聚会,我犹豫了两天,才决定参加。之所以犹豫,是我感觉那是自己最难的几年,似乎没有一件如意的事,怕被同学看不起,而读书时,我可是一枚清高的女生呢。没想到聚会的效果非常好,没有炫耀,没有八卦,也不生疏,气氛融洽。忆及当年青春岁月,在座同学都感觉,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原来是在那所当初爱恨交加的中学度

过的。同学的,老师的,自己的,过去的事情,隔着时光回望,一切都成了美好,都成了最值得珍藏的记忆。

最豪爽的那个女同学喝得有点大了,听到我们劝她不要喝酒了,喝酒对女人身体不好时,瞬间痛哭起来。还是老同学心疼我,平时在酒桌上,哪个不是想看到我喝趴下,看我出丑?她是我们中职位混得最高的一个,酸甜苦辣,个中滋味,谁能体会?或许,哭都没地方哭吧。而这一刻,她终于可以痛快地流泪,把心里的憋屈哭出来。没人笑话她,有的只是疼惜。

夜已深,一行人走出酒店,沿着河边散步。城市的霓虹灯在河面闪烁,清风徐来,头顶一轮圆月,越过路灯光,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扯短。我们仿佛走在校园的小路,沐着月光,吹着风,就很快乐。当初的我们多单纯,没有糟糕的工作环境和让人抓狂的上司,不用每天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裹起来,不想伤人,却也不想被伤。喜欢就是喜欢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没有那么多要面对的麻烦,当然也会耍点小心眼,使点小性子,但哪有什么杀伤力,最后不都成了笑谈?

清夜无尘,月色如银。我感觉越走越轻松,身上那层厚厚的铠甲在月光下撒落一地。在成人世界里摸爬滚打多年,谁不是一身泥,一身汗,甚至一身血,谁的身上不是千疮百孔,谁的生活不是四面漏风,而这一刻,月明清,江湖渐远,是那么清静和安详。再过几个时辰,天就亮了,我们每个人又要披上盔甲,在各自的“战场”冲锋陷阵。那就让我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吧,干了这杯聚会酒,抖擞精神,再去战他八百回合。

第一次聚会治好了我的悲观病,我对生活又充满了期待。我喜欢那种感觉,把所有的包袱放下,踏进门,仍是那个青涩的少年,没有戏码,不用戴面具,舒服自在。万事不缠身,唯有手中杯,浅浅一抿,就已醉人。

后来我们养成了习惯,每年都聚,聚了又聚。聚会的理由很多。有外地的同学回来了,有乡下的同学进城了,或者,仅仅是想喝酒了,不想和同事喝,不想和朋友喝,不想和亲戚喝,就是想和同学喝。氛围也好。吹牛的,惹事的,败兴的,来了一次两次感觉无味,就自动退出,我们也不挽留。

有时我们还会约上江老师。江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很多时候,他更像我们的老大哥。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,那时他风华正茂,激情燃烧,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我们身上,师生感情特别深厚。这么多年过去,我们已成沧桑中年,但他仍能一眼认出,还记得大部分人的名

字。约上当年的老师聚会,让人有种穿越感,似乎有一堂没听完了的课,在等着我们。而上课铃声,余音袅袅。

我得感谢我的同学和老师,他们让我感觉“同学聚会”这几个字有温度,有人情味。对我来说,同学聚会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后方,世界再险恶,生活再悲苦,总有一个地方,会让你放下戒备,放下包袱;总有那么一刻,江湖渐远,让我们在美好的回忆里短暂停留,重温“情谊”的意义。而人生,需要这样的停留。

文/杨莹

◎城市动画

生日顿悟

①

“叮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的注意力从“新闻联播”中牵回。

“又有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了!”电话是老爸打来的。掰指一算,好几天也只是3天。

“这几天忙,没顾上,准备看完新闻联播就跟您打电话!”一半是自责一半是逗乐。

“明天是你的生日!”我的生日自己也没有在意,老爸此话一出,我不禁有点受宠若惊。82岁的老爸对我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晰。当年如愿得子,捧在手心怕融化的小皇上,不经意间已被年轮拖拽至知天命之年。

“黄冈天气已经转凉了”,几番嘘寒问暖,电话那头的老爸所要表达的一切已经来回抖落了好几遍,他认为已给五旬老儿送上了满满的生日祝福,经得到满意的回复,打了12分钟的电话很不情愿地挂了。

俗话说:儿的生日,妈的生日。

老妈病逝悄然已过20年,老爸记得儿子的生日,当然也记得老伴的生日,也提醒着儿子别忘了妈。

②

“叮铃铃……”电话显示是老娘打来的。而此时公交车被上班族挤得满满当当,我成了“饺子”,一连两次也没接电话。

“生日快乐!”一下公交,立即打通老娘的电话,七旬老娘的第一句话就是暖心的祝福。

老娘是丈母娘,丈母娘也是娘。儿行千里母担忧。

去年这会儿是岳父来电祝福,一个月后他便驾鹤西行。如果岳父再坚持5个小时,已登上开往武汉高铁的女婿一家,就能在生命最后时刻见上他一面,送上一程。

又想到老父昨夜的来电,其实,儿行千里父也担忧。

文/余巨澜